



站在毛泽东的祖居地韶山冲东茅塘，面对赫赫有名的“滴水洞”，左边蜿蜒着起伏的龙头山，右边矗立着威武的虎歇坪。在这龙盘虎踞之间，有一条山间小道，穿过滴水洞，经过滑油潭，翻过云盘山，直达现在的棠佳阁、当年的唐家坨。

这是一条极普通的湖南农村山间小道。从自然的角度看，它山环水绕，蜿蜒曲折，草深林密，禽兽出没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这又是一条极不普通的湖南农村山间小道。它亲眼目睹了一代伟人孩提时代拉着妈妈的袖角，第一次走出韶山，并最后通过这条小道走向长沙，走向北京……

这条小道见证了少年毛泽东的抗争、求学和成长历程，并因此而成就了它特殊的历史价值。

这条小道奠定了中华民族挺直胸膛、抵抗侵略、反抗压迫的基础，并因此而被人们永远铭记。

韶山，这个过去几乎不被外界知晓后来又几乎无人不晓的地方，位于湖南湘乡、宁乡、湘潭的交界处，距湘潭大约40公里，距长沙大约100公里。这里，过去群山环抱，峰峦耸峙，松柏葱茏，青烟袅袅，三三两两的农家，散居其间，男耕女织，过着田园般的生活。今天，这里青山依旧，绿水长流，但多了一种游人如织、热闹不已的景象。

相传5000年前，舜帝南巡至此，见山川秀美，一时来了雅兴，奏起“韶乐”，引凤来仪，群山起舞，百鸟和鸣，“韶山”因此而得名。后来，尽管外面世界忽而一座座火山爆发，忽而一顶顶王冠落地，这里仍是一代代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。在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家之中，有一毛姓人家。这个很不起眼的毛姓人家，后来出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——毛泽东。尽管毛泽东祖籍不在这里，但到他出生时，毛氏家族已在韶山繁衍生息了20代，大约经历了500年。

在韶山西麓，距韶山冲10多公里，还有一个秀丽的山冲，青山绿水，良田沃野，古树参天，鸡鸣犬吠。这就是坐落在湘乡大坪乡的唐家坨（今名棠佳阁）。1867年，毛泽东母亲出生在唐家坨文家。毛泽东母亲排行第七，故称“文七妹”。因文家的祖坟即毛泽东的外曾祖父之墓在韶山，每年清明时节，文家人都要前去祭扫，需要有个落脚之处，便将13岁的文七妹许配给韶山冲东茅塘（后迁上屋场）毛翼臣家的10岁独子毛顺生，并于5年后正式过门。

在毛泽东出生前，文七妹有过两次生育，但孩子都在襁褓中夭折。1893年12月26日，文七妹生下毛泽东。文七妹对毛泽东精心护理，生怕“根基不稳”，还请来八字先生为毛泽东卜卦算命，且算出他“命运好，八字大”，将来定成大器，但八字先生附加的条件是，一定要寄拜“干爹干娘”。于是文七妹便让毛泽东拜了前来串亲的七舅父母为干爹干娘。毛泽东的外婆贺氏还想为毛泽东再拜一个“干娘”。湘乡当地风俗，常用“畜名”给孩子取小名，诸如“狗伢子”、“猪伢子”之类，认为名字越贱孩子越容易养育。但贺氏不喜欢，她要为外孙取一个好听的小名。

唐家坨旁就是韶峰北坡，北坡下有个龙潭坨，坨内有一股清泉，清甘爽口，四季不枯。龙潭坨口有一巨石，高二丈八有余，周长六丈不止。相传古时，这里曾有一条孽龙，兴风作浪，毁坏农田庄稼。为此，人们不得不每年杀猪宰羊祭祀孽龙。后来，有人在巨石上修了一座庙宇，取名“雨坛庙”，把孽龙压了下去。从此，这一带风调雨顺，太平无事。人们便把这块巨石当作天神朝拜，

并称之为“石观音”。毛泽东外婆贺氏看了这石头，决定让毛泽东拜石头作“干娘”，给毛泽东取名“石山”（后称“石三伢子”），寓意他的生命坚如磐石，百年不倒。

毛泽东两岁多时，文七妹又怀上了毛泽民，考虑到文家嫂妹多可以帮忙照料，加之毛泽东八舅父文正莹在唐家坨办私塾，有利于童年毛泽东成长，再就是拜干娘的缘故，文七妹决定把毛泽东送到娘家寄养。于是，在3岁左右，毛泽东第一次在母亲带领下，走出韶山冲，踏上本文开头所说的这条蜿蜒曲折的小道，翻过云盘大山，来到唐家坨。这一年应当是公元1896年。

毛泽东走过的路，我差不多都走过了，就差这条“小道”。对于这条小道和上述故事，我在过去几次赴韶山时都有耳闻，并曾几次下决心欲穿越这条小道，体验一下伟人当年的经历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一直没有实现，成了我一桩抹不去的憾事，甚至一块久治不愈的“心病”。

直到2006年，即农历丙戌年正月初二，我怀着一种新奇、崇敬、期盼已久的心情，在当地友人引领下，顶着濛濛细雨，迎着料峭寒风，迈向这条盘山小道，经过半天的跌跌撞撞、磕磕绊绊，终于走过了这条山间小道，来到了唐家坨，实现了多年夙愿。

那一天，走在这条蜿蜒曲折的“小道”上，我的脑海一直在思索：3岁的“石三伢子”长什么样子？是一个文静乖巧的小孩，还是一个调皮捣蛋的顽童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娃娃，还是一个浑然无知的幼儿？凭直觉，我猜想这个“石三伢子”一定既聪明伶俐又调皮捣蛋。

那一天，走在这条山环水绕的“小道”上，我的心里一直在琢磨：第一次走出韶山冲的毛泽东，对外面的一切是充满了好奇，还是不感兴趣？是东张西望，还是默默无语？凭直觉，我断定当年的毛泽东一定是东张西望充满好奇。

那一天，走在这条崎岖难行的“小道”上，我的眼睛一直在搜索：这个后来成为“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”的小男孩当时是哭着闹着要回家，还是急着要去看外婆？是怯生生躲在妈妈的衣襟里，还是高兴地大胆往前走？凭直觉，我判断这个小男孩一定是急着要去外婆家，一定是高兴地大胆往前走。

那一天，在这条“小道”上，我们一直走了一个多小时左右，才看见一户农家。友人说，这是目前唯一居住在山里的人家，靠几块薄田生活，虽清静寂寞，却也有几分“桃花源中人”的味道。我胡思乱想，毛泽东后来的诗句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”，会不会多多少少受到这情景的影响？也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谁知道呢？

那一天，走在这条“小道”上，头上是灰蒙的天，脚下是泥泞的地，四周山高林密，草深苔滑，我生出一种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感觉，我又胡思乱想：毛泽东后来的诗句“路隘林深苔滑”、“乌蒙磅礴走泥丸”，会不会有这条“小道”的影子？也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，谁知道呢？

我们继续往前走着，山道越来越窄，坡度越来越大，细雨越来越密，道路越来越滑。尽管手足并用，小心翼翼，还是摔了六七个跟头。我又不禁想，3岁的小润之在这条“小道”上肯定更是一次次摔倒，又一次次爬起。这崎岖“小道”应当与他后来磨练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性格，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他后来才能“万水千山只等闲”，才能“五岭逶迤腾细浪”。

在我们的吵闹下，“小道”两旁不时有飞禽惊起。我盘算着，前面是否还有走兽潜伏？我想起了毛泽东小时遭遇老虎的故事。据史料记载，毛泽东在韶山曾3次遇虎，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，第一次就发生在这条“小道”上。他们绘声绘色地讲，文七妹领着毛泽东走到山中间一个叫滑油潭的小潭旁，只见半山腰间，离她们120丈远处，蹲坐着一只是有150公斤重的老虎，虎眼圆瞪，威风凛凛。这时，文七妹可能想起了公爹毛冀臣的话，遇见老虎一要心不慌，二要走“弯路”，因为老虎只知道走直路。于是，文七妹领着毛泽东小心翼翼地绕到树后，对老虎侧面“观赏”，足有一个时辰，最后那老虎乖乖地“撤退”了。后来有人说，是文七妹信佛的缘故，老虎没有招惹他们；也有人说，是毛泽东命大，老虎没敢发威。我瞎想，假如当时这只老虎对我们后来的“伟大领袖”下了毒手，中国的历史将怎么去写？历史真的就是

毛泽东小道

□唐双宁

族亲当说客，说服父亲同意让他到湘乡县新式学堂——东山高等小学堂学习。一个秋高气爽的早上，他挑着书箱、行李，随同表兄文运昌再次通过我们后来走的这条“小道”，来到唐家坨，并前往几十里外的东山小学。这是毛泽东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走出韶山冲，外出求学。后来我曾专门跑到东山小学，看到十几岁的毛泽东写下的“独坐池塘为虎踞，绿树树下养精神。春来我不先开口，哪个虫儿敢作声”的诗句，不禁又想起他在那条山间“小道”遇虎的故事。

接着，1911年春，毛泽东被推荐到湘乡县驻省中学读书；

接着，1912年春，毛泽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；

接着，1913年春，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（1914年春，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）并于1918年6月毕业；

接着，1918年8月，毛泽东前往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名图书管理员，月薪8块大洋。“孩儿立志出乡关，学不成名誓不还。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”毛泽东究竟走过多少次我们后来走的这条“小道”，我们无法考证。但这条蜿蜒于青山绿水间，曲折于陡坡峭峰上的小道，目睹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如何走出韶山冲，走向唐家坨，继而走向东山小学，走向长沙，走向北京……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人们知道有一条“胡志明小道”。1959年5月，胡志明下令开辟支援越南南方抗美作战的交通运输线，绕道老挝、柬埔寨，把弹药、物资由越南北方运往南方。人们将这条运输线称为“胡志明小道”。1964年后，在中国帮助下，“胡志明小道”被扩建成为包括5条主路、29条支路及许多小路组成的总长达1.96万公里的交通网。从始建到战争结束16年中，有100万北越士兵和大量军事物资，通过“胡志明小道”，运往南越战场。正是“胡志明小道”上源源不断的中国物资支援，让当时的北越最终取得了胜利，统一了祖国。那么，是否可以说，没有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这条“小道”，就没有后来的“胡志明小道”，也就没有越南的统一呢？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，谁知道呢？

今天，人们知道有一条“邓小平小道”。“文革”期间，邓小平受到错误批判，被撤销一切职务。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，邓小平夫妇被下放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“劳动改造”，居住在“望城岗”原南昌步兵学校一幢二层小楼里。在这里，邓小平夫妇与工人们建立了感情。质朴的工人“阶级党

悟低”，也不懂什么是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”，为使邓小平夫妇每天少走点路，工人们在厂区后面围墙上开了个小门，缩短了工厂到他们住处的距离。从此，邓小平夫妇天天从这里走过，天长日久竟然走出了一条1公里长的小道。今天，人们把它叫做“邓小平小道”。就是在这条“小道”上，邓小平思考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“大道”。邓小平三落三起都与毛泽东有关。从这个角度上，是否可以说不没有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这条山间



滴水洞(资料照片)

“小道”，就没有后来的“邓小平小道”，也就没有中国的“改革开放大道”呢？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谁知道呢？

穿越了韶山的这条山间“小道”，我既兴奋又激动，不由得同邵华同志通了电话，讲述了这件事情，并提议将这条小道命名为“毛泽东小道”，得到了她的首肯。

原来，“小道”和“大道”，“大道”和“小道”，就是这样的说不清，道不明，割不断又离不开。

我记住了，毛泽东小道；人们也必将记住，毛泽东小道！

(作者系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)



毛泽东故居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



毛氏宗祠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



毛泽东诗词碑林(资料照片)

